

鐵甲車

伏·伊万諾夫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鐵 甲 車

伏·伊万諾夫著

戴望舒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、北京

Вс. ИВАНОВ
БРОНЕПОЕЗД 14—69

据法譯本轉譯，据 Вс. ИВАНОВ：“ПОВЕСТИ, РАССКАЗЫ,
ВОСПОМИНАНИЯ” (“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” 1952) 校訂。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翠明門內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

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825 字数 77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1/32$ 印張 4 $1/2$ 总頁 4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--15500册

定价 (3) 0.36 元



作 者 像

前 記

伏·伊万諾夫 1895 年生于东哈薩克斯坦草原中部，額尔齐斯河附近的一个哈薩克人聚居的小村里。他父亲是农村的小学教員，家境十分貧苦，因此伊万諾夫受的教育非常有限，殘酷的生活逼着他很早就走上了独立謀生的道路：他学过买卖，当过印刷工人，在小戏班里作过演員……。伊万諾夫的青年时代，是充滿了辛酸的流浪年代！

伊万諾夫的写作生活开始得很早，还在小戏班的时候，他就常为戏班子写剧本了。在一篇自傳里，伊万諾夫这样說过：“当时——1913—1916 年間，我就很熟悉文学作品了，并且常写詩，当然也能写些类似剧本的东西。”1916 年他的第一篇小說“在額尔齐斯河上”发表了，这篇小說得了高尔基的好評，后来被高尔基編入“无产階級作家作品集”里。

1920 年末，伊万諾夫在高尔基的协助下，从西伯利亚迁到了彼得格勒。次年他便发表了“游击队的故事”和“鉄甲車”，这两部中篇小說給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荣誉。

(1922) 102

以后二十年間，伊万諾夫一共写了五、六十种作品，包括各种文学样式：有小說、論文、剧本、特写……，其中长篇“巴尔霍明柯”最受欢迎。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是以国内战争为主题的。

卫国战争期間，伊万諾夫是“消息报”的战地記者，他参加过柏林战役和德軍受降式，还以“消息报”記者的身份出席过审讯战犯的紐倫堡国际法庭。

伊万諾夫不仅是个卓越的散文作家，而且也是个优秀的剧作家。除了根据同名小說“鉄甲車”改編的剧本外，他还写过“封鎖”(1928)，“和平鴿”(1938)，“总工程师”(1946—47)，“罗蒙諾索夫”(1953)等許多剧本。

由于伊万諾夫在文学上的巨大貢獻，苏联政府授给了他劳动紅旗勳章和許多奖章。

*

*

*

伊万諾夫的“鉄甲車”最初发表于1921年，发表之后，立即引起了苏联文坛的注意，受到了广大讀者和报界的欢迎。它連續出版了許多次，并被譯成許多国家的文字。后来作者又把它改編成剧本，也同样轰动剧坛，好多年来一直列为各剧院的上演剧目。“鉄甲車”不論是在苏联二十年代的散文史上，还是戏剧史上都占着极光輝的一頁。

“鉄甲車”取材于西伯利亚的游击战争。当时有一支只有步枪的农民游击队，为了保卫年輕的苏維埃国家，参加了与白党和日、美联軍的斗争。他們机智、勇敢地活捉

了一列裝有許多門大炮的鐵甲車，及時地配合了海參崴的工人起義。

小說的故事並不算太複雜，但寫得非常動人。書中游擊隊員的形象，是作為一種強大力量的代表來表現的。他們英勇、樂觀、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和堅忍不拔的精神。幾個主要人物，如維爾希寧，中國人沈彬吾等，也寫得較為鮮明，富有個性。尤其是沈彬吾臥軌“捉”鐵甲車的那段描寫，更為感人，緊緊地抓住了讀者激動的心。這段情節的處理不論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上，還是在全書的布局上，都占着極重的份量。沈彬吾是個“外國人”，可是他成了俄國人的親兄弟，並且為了共同的事業，毅然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這是多么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！

這部書所採用的描寫手法，也是非常突出的，到處都是對比：在充滿了生機的大自然襯托下的游擊隊，是和“鐵匣里”吓得失魂落魄的白匪軍對照的；沈彬吾壯烈犧牲的場面，是和象狗一樣爬進灌木叢里死去的白軍大尉聶澤拉索夫對照的。就是在比喻上，作者也沒有放寬對比：作者把游擊隊司令維爾希寧比作雲，說“風吹他到哪儿，他就把雨帶到哪儿。”而把削瘦的白軍大尉則比作“誰也不要的腐爛頭盒；”說白軍少尉奧巴勃的“手指節粗大，象枯樹根，”而思想“象美國的大頭皮鞋。”

此外，“鐵甲車”也存着某些缺點。由於作者還不能夠了解群眾革命精神的社会根源，而過多地強調了游擊

队的自发性，低估了党和无产阶级在游击斗争中的领导作用；把大部份的游击队员都写成是不定型的，缺乏个性的群众；小说在结构、语言方面也显出了某些形式主义的痕迹。然而这些缺点都是初期的苏联文学所难免的，对于当时的许多作品来说也是有普遍性的，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。

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和本书的写作经过，我们特意将作者写的“小说‘铁甲车’是怎样写成的”一文附于本书后面，供读者参考。这篇文章原载于“我们的同时代人”一九五七年，第三期。

“铁甲车”二十多年以前就译成了中文，最早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，1932年又由我国已故诗人戴望舒先生根据法译本转译，望舒先生曾在译序的最后这样写道：“伊万诺夫的文字，确然并非是最艰深的，有时却很难于翻译，尤其是因为里面常用了许多地方的方言之故。本书的译出，系以法译本为根据，与中国所已有的根据日文本的重译，在许多地方都不无出入之处。译者是除了忠于法译本之外便没有其他办法的，因此我在这里诚意地希望着能够快有根据原文的更完备的译本出现！”由于法译本删节较多，加之原作后来又经过作者重新修改，所以这次出版前，我们又请高存五先生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52年的版本，将译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校订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統一書号: 10019·825

定 价: 0 . 3 6 元

目 次

铁路附近的游击队	1
外国人	14
在城市里	33
中国人沈彬吾	44
奥巴勃少尉	55
铁軌	71
聶澤拉索夫上尉之死	92
泡沫	111
小說“铁甲車”是怎样写成的	126

鐵路附近的游擊隊

1

數字在眼前閃動着：在車廂門上，在窗子的框格上，在皮帶上，在手槍盒子上。到處都是！聶澤拉索夫大尉的助手奧巴勃少尉，坐在鋪位上，他那頭髮剪得短短的腦袋，側倒在寬闊的肩膀上，看上去就好象一個肥大的“8”字。

甚至在大尉一枝枝地抽下去的紙烟上，也是一些數字和細弱得象印在餅干上的英文字母。（烟灰正輕柔地消失在一個破裂了的中国鑄鐵人象的腹中。）

“數字很多，但是意義卻很少！我們象膿一般從傷口流出來……所有的人——難民，以及沉埋到雪里面的政府……但……是！我問您，少尉，我們以後到哪里去呢？……到海里去嗎？”

奧巴勃少尉斜眼看着大尉臉上歪扭的肌肉說：

“您得療養一下。很必要。”

奧巴勃少尉從前是高爾察克軍隊中一名有勞績的志願兵。他說那些幹部軍官們“全是生病的”。

“您不療養是不行的。”

聶澤拉索夫匆匆地拿出一枝紙烟來：

“你是給迷住心窍了，奧巴勃……什麼都輪不到您啊！……”

他很快地揮去烟灰，又用尖銳的聲音說：

“你稍稍振作一下怎麼樣……真叫人发愁，奧巴勃，真叫人发愁呀！我們的國家已經把我們……趕出來了！以前大家都以為國家是需要我們的，很需要的，少不了的，但是突然被免職了……連免職都不如……干脆是給踢了出來……踢了出來……一脚給踢出來啦！”

大尉咳嗽着，噴出涎沫和烟霧，又提高了嗓子說：

“唉，這些懶惰而愚蠢的奴才！”

奧巴勃伸出長長的手，扶住了身子正在僵下來的大尉，好象支撐着一棵即將倒下的大樹，用力說：

“那些壞蛋竟敢造反，該把他們槍斃掉。那些跟着起哄的——該打軍棍。”

“不能這樣，奧巴勃，不能……”

“有病。我們有病。還有那位謝米諾夫長官。他是不用腦子的，動手就打。”

“我喉嚨干了……伏特加都咽不下，喝不進去了……而且，烟草又只能增加濃痰和滿口的臭味……腦子里也

不好受……得对付一样什么东西才好，但是对付什么呢，我却不知道，也不能够……”

“您得有个女人。早就有了吧？”奥巴勃阴沉沉地瞅了大尉一眼。“一定要个女人。干这种工作——每月总得有一次。我身体结实，两星期就得来一次。这比吃奎宁丸要好得多。”

“也许是的，也许是的……我要试试看。我干吗不试一试呢？……”

“那就快点，这里逃难的女人有的是……够俏的娘儿们！”

聶澤拉索夫把窗子向上推开。

傳來一股煤灰和熱土味。這擠滿了人的車站正在出汗。車站的牆和入口處的掛鐘都濕漉漉地閃着亮光。

人們都被打上了逃難的烙印。

有一個衣裝整潔的教師走过去了。他的身板挺直得象一枝新鋼筆杆，肩上飄着一塊肮脏的破布。姑娘們頭髮蓬亂，半邊臉上起着皺印，顯出暗紅色；多半是枕头太硬了，也可能是連枕头都沒有——就把头枕在包裹上。

“这些人一定会变坏的，”奥巴勃想。“討上一个做妻子該多好。帶到家里去那才舒服呢……”

他向手帕里吐了口痰，又說：

“傻气！胡思乱想。”

聶澤拉索夫揪扯着柔軟的灰電報紙條。這些電報紙

条上，跟到处所見的相同，全是些数字。象往常一样，奥巴勃的眼珠又昏花起来了：

“又来了嗎？”

“什么又来了？……你說的是什么事？”

奥巴勃和聶澤拉索夫又从窗洞里望出去。

难民們惶惑地察看着車身上的鋼甲，和裝在敞車上的大炮，好象是在察看它那赤裸的身体。赤着胳膊的聶澤拉索夫瘦骨嶙嶙的，好象从罐头厂出来的瘍鉄罐——尖銳的棱角，灰白色的光滑的皮肤。

他对着奥巴勃的肩头嘲諷地說：

“他們以为我們是救星……是巨人！电报上說：铁路附近发现維尔希宁的部队……城内……”

奥巴勃拖着笨重的身体从窗口走开了。

“是些犹太人，大尉。在城里是犹太人，維尔希宁的部队里也是些犹太人。給我一枝烟吧。”

“日本人来援助我們了，我們必須指引他們……去吩咐裝滿水吧……不准誤事……立刻就去。”

“有游击队嗎？要是又来了！擋都擋不住。”

奥巴勃用繩子般細长的手拍着他自己的大腿。

“我倒喜欢这样。”

少尉注意到聶澤拉索夫正用疲乏的眼睛盯住他，便說：

“不是为了求死，而是由于喜欢行动。”

奧巴勃很鄭重地嘆了一口氣——嘆得那麼慢，象個鄉下人似的。

“在我們巴爾拿烏爾縣里，現在正是收穫的時候。我的手痒了，只想回去拉馬繮繩……”

聶澤拉索夫縱身跳起來，性急地問：

“少尉……我們的上司怎樣了？……誰是我們的直接上司？”

“謝米諾夫將軍。”

“啊？他現在在什麼地方？……”

“給游擊隊吊死了。”

“哦？……這樣說來，就應當有繼任人了。是誰？”

“繼任人嗎？”

“問您呀……”

“薩哈洛夫中將。”

“哦？……他在哪裡，在什麼地方？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麼……軍隊的指揮部到底在哪裡呢？”

“沒有辦法知道。”

大尉緊一緊腰帶，想厲聲喝叫：“得啦，用不着去瞎猜了，執行我的命令去吧，”……但是他沒有說出來，却轉過身去，無聊地用手指刮着窗格上的漆皮，輕輕的問道：

“少尉，我們現在該聽誰的指揮呢？……嗯？……從這個電報上看來，你我該服從誰呢？……让我想想看。”

奧巴勃在鑄鐵人象的肚子上用手拍了一下，象要捉住头脑里的一个念头似的……手滑了下来。

“不知道……要水，便給水……要开枪，我們便开枪，这很简单。”

于是，奧巴勃摆动着他的馬鞭，就象一只鵝鼓动着它那沒有长好的翅膀一样，沿着車廂的走廊走了过去，嘴里喃喃地說：

“想想……这不是我的事……我算老儿？……一根子彈带，一个彈壳罢了……沒有必要……想想……”

2

一个瘦弱的兵士，裹着法国式的青綳腿，穿了一双大足球鞋，匆忙地行了个軍礼。

聶澤拉索夫不想在月台上挤来挤去，他繞过鉄甲車的包鋼甲的車輛，在运載难民的貨車廂中間緩緩地走了过去。

“一个沒有用的俄罗斯，”他慚愧地想，接着又想起“你自己也是这个俄罗斯的人呀”，于是他臉紅了。

一个涂滿了胭脂的女人，使大尉想起了奧巴勃的建議。他便大声說：

“蠢傢伙！”

那女人回过头来：两眼暗淡无光，充滿了悲哀，小小

的前額刻着深深的皺紋。

聶澤拉索夫轉過身去。

貨車是用陈旧变色的木板装配起来的。縫隙里长出了萎黃的青苔。用皮帶作把手的車門發着嘰嘰格格的响声。挂在近門处釘子上的网袋里，装着肉，魚，野味。有几扇門的上首，扎着些樅树枝；在这样的車輛里，听得出有年輕婦女的声音。在別一節車廂里还有人在彈奏鋼琴。

这些貨車发出一股股的汗臭味和小儿的尿片味。一个兵士蹲在一节貨車旁边打顫，从他的黃牙齒里哼出了：

“喔…喔…喔…喔…”

“赤痢，”大尉想，一面燃着紙烟。“这就是說，他完蛋了。”

一种羞耻感和說不出的怒火使他混身發燒。

一个背脊扁平的老人，很吃力地揮着沉重的斧头，正在劈开一块半烂的枕木。

“你是从远地方来的嗎？”聶澤拉索夫問。

老人回答說：

“是从塞茲兰来的。”

“要上哪儿去呢？”

那老人放下斧头，踢动着他那发灰的趾甲已經裂了的光脚板，有气无力地回說：

“人家把我帶到哪儿就上哪儿。”

他那滿是鸡皮疙瘩的喉节，有小孩拳头那么大。說